

责任编辑：陈学娅

封面设计：于文盛

题 花：冯 琪

指 挥 生 涯

——我的游学随笔

〔日〕小泽征尔 著

范 禹 钟 明 译

钟 华 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深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4 字数 113,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书号：8078·3254 定价：0.59元

代 序^①

假使有人能把这本书看完，我应该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让我们这些搞音乐的人拿起笔来著书，不仅是强人所难，或许压根儿就是不大可能的。

倘若哪位音乐家，他终生从事音乐工作，在临终之前回顾自己一生的往事，写了一本书，那或许还有某些意义。而我作为一个音乐家，才初出茅庐，为什么又要去写这本书呢？因为在过去三年来的时间里，我跑过不少地方，纵观博览，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加上音乐之友社一再怂恿我把这三年来的见闻写出来，于是，我就在他们的敦促之下，写了这本书。

如果你要我说说一天的事情，或者是谈谈三天郊游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若是让我去写一年当中所经历过的一切，那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五天，虽然那一天天的日子都曾在自己眼前闪现过，但时至今日毕竟都已成为过去。如今再回过头去写它，这种事情只有那些作家和拿笔杆子的人才能胜任。

① 原为后记，为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写作过程，特移至此作为代序。书中注释均由译者所加。

当让我来写这三年的生活经历时，首先使我感到为难的也正是这件事。当时的情景今天回想起来，既有不少美好的印象，也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当时处处觉得耳目一新，看得我眼花缭乱，同时对那些新鲜事物也颇有感触。但在今天要我再去回忆那一天天随着时间支配的平凡生活，比如早上醒来在哪儿吃早餐，然后到过哪些地方，夜间又睡在何处等等，那是无法回想起来的。

就以我骑小摩托车旅行这一点来说吧，虽然在行驶的过程中，并不可能每一分钟都碰得到值得写一本书的新闻奇遇，但是有些事情事后想来，由于事前没有很好考虑，即使在今天，也搞不清楚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弄成那种局面的。^①

因此，要想把一年当中整整三百六十五天的一切生活，不管用什么方式全都塞进一本书里，那是难以办到的，尤其象我这个甚至连信都懒得写的人，那岂不是更加困难吗？

尽管如此，我今天还能勉强把这本书写出来，这多亏有人帮忙。特别是书中提到的我的朋弟（音译），他把我从国外寄给父母、兄弟及朋友们的信件，全部找来并抄写在一个练习本上。我回到日本时，他把这个练习本送到我面前来。看着它，就象看着我自己写的日记一样，使我陆续回忆起当时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生活，以及围绕着它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从我私人方面来讲，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可能逐渐把这本书写了出来。

然而，还有一点，这可是我的内心话，假如没有音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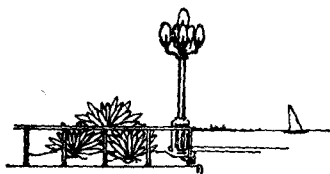
① 请参看“上岸的挫折”一节。

友社的中曾根先生、水野先生他们的大力帮助，这本书也是难以完成的。我想，在他们编辑出版的书籍当中，恐怕没有比我这样更让他们耗费心血的作者了。对他们的那种耐心和在文字上给了我不少帮助的北先生，我是万分感激的。

另外，在我渐渐把初稿完成之后，曾给在前边提到的朋弟及全家人看过，他们说这里长啦，那里文字不通顺啦，提出了不少意见，并帮我作了细心的修改。我这本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勉强写成的。

在我边看边改这本书时，往事的回忆又浮动起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这真是一种幸福。不过对别人来说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为我自己写的，就这一点而言，不能不对阅读此书的读者深表歉意。

在日本想到国外去，将来或许能有所改变，就目前来说，这还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我算得上是一个最幸运的人。对那些在今后能闯过种种难关，跑到国外去学习音乐的日本年轻学生和音乐家们，我这本书如果能有一点参考价值的话，那将是一件幸事。



目 录

代 序	1
-----------	---

离 别 日 本

音乐家的激动	3
我的简历	8
游学前的准备	12
离别日本	14
菲律宾姑娘	18
新加坡的音乐家	20
在印度无票入场	23
从非洲到地中海	26
西西里岛的美人	30

指 挥 比 赛

上岸的挫折	33
青少年旅游之家	35
乘摩托车旅行	37

感冒和坐药·····	39
巴黎见闻·····	41
指挥比赛·····	43
贝藏松比赛获奖·····	48
获奖之后·····	56
柏林书简·····	58
再去德国·····	63
生活的艰难·····	65
诺曼底修道院·····	68
滑雪之乐·····	74
齐乐麓人·····	78
圣诞节和除夕·····	80
故乡情·····	86
音乐会的梦·····	88
燕尾校服·····	90
我拿到了汽车驾驶执照·····	92
事故频繁的汽车旅行·····	94
图卢兹的演奏会·····	97
战争还没有结束·····	99

丹谷森林音乐节

到美国去·····	103
令人头痛的汽车·····	107
丹谷森林音乐节·····	109

我做了查理·蒙兹的学生	112
回忆蒙兹	115
美国书简	120
富士山	123
故乡的思念	125
爵士音乐	127
会见伯恩斯坦	133
我做了卡拉扬的学生	137
音乐之都柏林	141

再 见 吧！欧 洲

再见吧！欧洲	147
随 感	154
家乡菜	160
难忘的音乐家们	163
世界的管弦乐队	167
在美国巡回演出	175

回 到 日 本

回到日本	183
今后的工作	187

离 别 日 本



音乐家的激动

一个人一旦了解、见到了对他来说，本来是完全陌生的东西，那自然会使人格外高兴的。每当我遇到这种情况时，就激动得整个脊背都簌簌地冒汗。自从我离开日本到这次回来，在这将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就曾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我从神户乘货轮启程，航行四天，自从我懂事以来第一次在国外看见了菲律宾的爱斯坦霞岛的时候；

当我熬过了难以忍耐的漫长的六十天航海旅程之后，又骑着小摩托车跑了几天，渐渐地接近了巴黎，陡然间抵达塞纳河畔的时候；

当我怀着某些幻想住在齐乐麓，爬上了银光闪闪的雪峰，环视群山，饱览那雪岭冰峰的时候；

当我乘着飞机从欧洲直飞波士顿，在飞机上第一次看见美洲大陆的时候；

当我和纽约爱乐乐团乘飞机飞越太平洋上空，望见日本山川的时候；

.....

如今回忆起来，这些只不过是使我激动得簌簌冒汗的儿

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此外，比如在法国的贝藏松，因为在对未来的际遇未可预卜的情况下，就贸然跑到连一个日本人也没有的城市来，所以在刚刚到达的那一天，心中真感到忐忑不安。但是，在将要告别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却精神焕发，心情开朗，真想大喊一声：“啊！这一下子好啦，我总算可以安下心来留在欧洲学习了！”这是因为我在四十八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指挥参加的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而在几天以前这是连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在我即将离开贝藏松临上车之前，与为了支援我参加比赛而专程前来陪同的两位日本人，在车站前一家高级餐馆吃的那餐饭真使人感到香极了。

在四十八名比赛参加者当中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的那场复赛，尽管考试的课题难度很大，可是我既然已经闯到这地步，那就只好全力以赴去努力争夺了。当时我若有足够的信心，或许能获得比预选时更好的音乐效果。那天，管弦乐队的演奏员们和我一起完成了那场演奏，观众们都在静静地欣赏着，当最后一个音结束时，他们热烈地鼓起掌来，欢呼起来！整个大厅里所有的人，无论是演奏员还是观众，都和我一起沉浸在那优美的音乐境界之中，使人感到格外兴奋。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将会发生一个不同寻常的变化。三个人的决赛结束之后，在等着评选结果时，我怎么也无法按捺住自己的激动心情。公布结果的时刻到来了：

“小泽先生！”

好啊！啪、啪、啪、啪，大家鼓起掌来，我被推上舞台，弄得

茫然不知所措,可惜,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在美国波士顿郊区的丹谷森林,那里充满着林木、湖泊、丘陵和清新的空气。我为了向尊敬的查理·蒙兹老师^①求教,在他选拔门生的比赛当中我又获得了第一名,那是我同从世界各地云集在一起的将近三十名青年指挥家们经过几次难度较大的考试和指挥演奏之后获得的。因此,我又获得了以那个音乐节的创始人、著名大指挥家、已故的库谢维茨基^②命名的库谢维茨基大奖。这样,我才得到了尊敬的蒙兹老师亲自教我指挥的机会。我接触了他指挥的音乐和他的为人,感到能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是无比幸运的事,我由于音乐作媒介能和这么一位伟大的人物接触,实在感到是一种幸福!

柏林,是一个有着很大湖泊的音乐城市。由于我想向似有某种魔法的卡拉扬^③学习指挥,我赶到柏林,去参加“向卡拉扬学习指挥的青年指挥选拔赛”。在那里我以马勒的《大地之歌》^④,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⑤作为考试的课题曲

① 查理·蒙兹 (Charles Munch 1891—1968) 法国著名指挥家。1949—1962 担任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常任指挥。

② 库谢维茨基 (Serge Koussevitzky 1874—1951) 生于俄国的美国音乐家和指挥家。1924—1949 年担任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常任指挥。

③ 卡拉扬 (Herbert Vonkarajan 1908—) 德国著名指挥家。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终身常任指挥。

④ 马勒 (Gustav Mahler 1860—1911) 出生在波希米亚地区的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倾向于标题音乐,在大型管弦乐队中惯用合唱。其代表作有:交响乐第一号《巨人》、第二号《复活》和《大地之歌》(女低音、男高音与乐队)等。

⑤ 罗西尼 (Gioacchino Antonio Rossini 1792—1868) 意大利作曲家。素有意大利莫扎特之称。《威廉·退尔》是罗西尼的最后一部歌剧,其序曲分四个部分,为“黎明”、“暴风雨”、“静静地”、“终曲”。代表作尚有歌剧《赛维利亚的理发师》。

目，又获得了第一名。之后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从巴黎赶到柏林继续去跟卡拉扬学习。

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我以纽约爱乐交响乐团副指挥的名义，指挥了黛敏郎《飧宴》的首次公演。出乎意料之外，赢得了美国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正指挥伯恩斯坦^①的称赞，管弦乐队的演奏员们当时也敲起了乐器表示他们的赞扬。音乐是一种没有国界的艺术，我为能从事音乐工作而感到无比的幸福。

但是，更使我感到万分激动的是，在去年六月，我回到了已阔别两年半之久的日本，以一个客席指挥的身份指挥日本爱乐交响乐团定期演奏会时，在日比谷公会堂指挥台上所受到的那种热烈欢迎。当时我指挥的曲目是德彪西的《诺库丘鲁》，莫扎特的《朱比特》交响曲，圣·桑的钢琴协奏曲第五号，普罗柯菲耶夫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因为那是我回到自己家园后头一次上台指挥，我用了最大的劲头去加紧排练，拿出了全身的解数去指挥那天的乐队，管弦乐队的人们也完成了我的要求，他们是以最大的努力来参加那次演出的。特别是在演奏《罗米欧与朱丽叶》时，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指挥得那样得心应手，演奏得那样出色，从而赢得了观众们的一片掌声。

当演奏完最后一支乐曲时，虽然我已经累得几乎爬不起来了，但是由于管弦乐队的全体人员都能和我一起沉浸到那

^① 伯恩斯坦 (Leonard Bernstein 1918——) 美国纽约爱乐交响乐团著名指挥家。

音乐的境界中去，尽情地演奏，所以我感到无比的欢欣，观众也随着我们的乐声和我们一起陶醉在那音乐的幸福之中，这也是令人感到高兴的。



我的简历

我于昭和十年^①九月一日出生在中国东北的沈阳。我爸爸叫小泽开作，在我出生的前几年，他在长春当过牙科医生。可是随着满洲事变^②的突然爆发，他停止了行医，以一个协和会创立委员的身份迁移到了沈阳。后来听说他给我——他的第三个刚生下来的孩子，摘取了当时和我们家有着深交的板垣征四郎的“征”和石原莞尔的“尔”，取了个“征尔”的名字。我出生后的第二年，由于爸爸又作为新民会创立委员到北京去工作，我们家也就搬到了北京。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我们才回到东京。因此，我在进小学以前的所有记忆都是对北京的印象。

太平洋战争期间我是在立川度过的。我目睹了当时频繁的飞机轰炸和那机枪扫射的可怕情景。随着战争的失败，尽管爸爸也陷入了经济的困境，然而对我们这些孩子一向所爱好的东西，却一直还让我们继续学下去。战后又经过了几年，他才重操旧业，又去当牙科医生。我开始向丰增昇老师学习

① 公元 1935 年。

② 即“九一八”事变。

钢琴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家处于战后最艰难的阶段。尽管如此，父母亲为了我的学习，从来也不曾让我的手离开过钢琴，如今回想起来真使我感激万分。

我那有着象樱花的名字一样可爱的妈妈，是一个基督教徒。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经常让我们唱弥撒曲。我妈妈不仅会唱各种弥撒曲，根据我的记忆，好象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就开始叫我们几个弟兄在一起唱合唱。那时唱的似乎就是弥撒曲十一号，那是一支精炼、漂亮的曲子。我家有兄弟四人，可以组成男声四重唱。一直到今天，只要有机会，我们还经常聚在一起演唱各种各样的歌曲。但是对我来说，和弥撒曲结下不解之缘还是在成城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和同学们一道组织了一个唱弥撒曲的《城之音》合唱团开始的。我最初的指挥生涯也就是从指挥这个合唱团开始的。这个合唱团不仅唱过弥撒曲，还唱过不少黑人的灵歌和其他歌曲，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从我开始正式学指挥后，我就更加全力以赴地去指挥我们这些伙伴们组成的合唱团了。这次回到日本，只要有一点机会，我就去和那些有着十来年历史的合唱团的伙伴们在一起唱唱歌，指挥指挥，真是件其乐无穷的事情。

从我进了成城学园中学起，就开始跟丰增昇老师学钢琴，我在他身边学了不少巴赫的作品。那时候我正热衷于玩橄榄球，常常弄得裤子上、鞋子上尽是泥巴，就那样去上课，因此往往把椅子、琴键弄脏。至今回想起来，我那时真是一个很淘气的学生。最使我感到难为情的是：正当我在专心致志地

弹着老师的钢琴的时候，鼻涕淌了下来，随后老师掏出手帕默默地把琴键擦净，而我却照样一直弹着我的钢琴……。

拿玩橄榄球来说，曾有过这么一件小事儿。因为我正在学弹钢琴，不得不留心保护自己的手指，家里人也劝我尽量不要去玩橄榄球，可是每当我看着伙伴们雄赳赳地玩着橄榄球跑上运动场的时候，就再也坐不住了。有一次，我背着妈妈参加了成城、成蹊、学习院、武藏四校的定期循环赛，把脸、手、胳膊弄得到处是伤，一回到家，就被妈妈发现了。我说：“撞到柱子上去了。”这样，才巧妙地躲过了一场责骂。可是过后不久，这就成了我们家中的笑柄，因为不管撞到多么粗糙不平的大柱子上，也不会把脸、手、胳膊都撞伤啊！

我就这样，一边贪玩一边不断地去上钢琴课。后来之所以产生了当指挥的念头，是由于有一次我在日比谷公会堂观看了纳尼德·克劳维茨自己一边弹着钢琴，一边又在指挥乐队演奏贝多芬第五号《皇帝》钢琴协奏曲的演出而引起的。

当我从成城中学毕业该进高校的时候，我就进了当时为专门进行音乐教育而创办的桐朋学园高校音乐系。在那里，我才开始向斋藤秀雄老师^①学习指挥，作为一个指挥的起点，我就是从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的这种特殊的教学方式开始的。

不久，我又进短期大学学习。在昭和三十三年^②桐朋学

^① 斋藤秀雄（1902—1974）日本著名指挥家、大提琴家，上智大学毕业，后1923年—1927年留学德国，在莱比锡音乐学院跟克伦格尔学大提琴。1930年—1932年再次赴德，在柏林高等音乐学院跟福伊尔曼学习。归国后一直担任指挥，并在桐朋学园教大提琴和指挥。1973年获文化功劳奖。

^② 公元1958年。